

从城市到葡萄园

——《柏慧》空间意象解读

刘璐

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

[摘要]空间是张炜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不仅具有叙事功能，更被赋予了不同的思想内涵。在其长篇小说《柏慧》中，主人公由城市到葡萄园的空间转换展现了张炜对现代化社会中负面因素的思索及批判。通过主人公的一次次退守乃至最终无处可退，展现了作家深沉的家国忧患意识，以及当代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空间；现代性；张炜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0.1450

在张炜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他始终关注空间意象的建构，其作品中的空间意象大致可分为两类：城市与乡村。张炜笔下的空间并不仅仅是文本中角色活动的空间，更发挥着重要的结构功能，被赋予了不同的精神内涵。长篇小说《柏慧》采用拼接组合的书信体模式，以主人公“我”写给初恋女友柏慧与老胡师的信，将“我”的前半生经历串联起来。文本借助“我”的游荡描绘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喧嚣嘈杂的城市与静谧安宁的葡萄园，不同的空间场景代表了人物不同的价值取向。本文以《柏慧》为例，通过文本中的空间意象的对比以及转换，力图展现现代化进程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挤压、对人性的扭曲异化。

一、城市：喧嚣污浊的所在

城市是当代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场景，谈及城市时，张炜曾说：“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1]。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城市越来越成为利益追求者、纵情声色者的天堂。除了喧嚣的外在环境外，更令张炜无法忍受的是都市人的扭曲心灵，这也是其重点批判的对象。卡利奈斯库与鲍曼都曾指出，现代性在西方文明史上呈现两种相互对立的状态，第一种现代性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二种则是被称之为审美现代性的现代主义文化与艺术。正如卡利奈斯库在其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出的，“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2]，是审美现代性对资本现代性的否定。这种分裂与否定在张炜作品中也多有展现。一方面，现代都市文明吸引着“异乡人”进入其中，另一方面，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迫使他们远离。

西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谈道：“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3]现代都市的瞬息万变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时刻经受着数不清的挑战，因此造就了都市人冷漠、麻木、利益至上的性格。在《柏慧》中，最具都市人性格的就是03所所长瓷眼、柏慧的父亲柏老以及杂志社负责人柳萌等。他们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但其性格却为主人公所不齿：或不顾真实考察结果而编造数据、或窃取他人学术成果、或为金钱而忽视稿件质量。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知识分子主人公“我”截然不同，不可调和的矛盾一触即发。

萨义德为知识分子下过这样的定义：“知识分子应是理想主义者、怀疑者；永远的内心流亡者和自我放逐者；永远保持边缘的姿态，于批判权力、说真话。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最为

重要的，是其精神向度。”^[4]《柏慧》中的主人公“我”、初恋女友柏慧以及饱经风霜的口吃老教授等都是如此，他们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以及道德底线，他们的坚守与逐利而生的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因此只能一次次选择流浪。而大量本应与宁伽归于同一精神家族的知识分子，在商业文明的冲击下沦陷。传统道德观被金钱至上的观念取代，涌现出一大批柳萌一般逐利而生的知识分子。能否以及如何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不变成“污浊的人”成了“我”思考的问题。

《柏慧》采用了历史与现实并行的双线结构，以过去与当下的对比揭示父子二人共同的精神追求。“我”厌恶暴戾无能的父亲，但“我”对于正义的坚守与执着正是与父亲一脉相承，甚至可以通过歌子追溯到徐福乃至莱夷人。父子二人对正义的坚守换来的不是社会的认可，而是他人的冷眼与嘲讽。不论过去还是当下，逆时代潮流而生的人终将被边缘化，成为世俗所认为的失败者。对于宁伽来说，他无法接受杂志社为牟利而背弃文学，无法理解岳父母甚至妻子对于柳萌的一致称赞。宁伽对于正义、理想、道德底线的坚持反而成了被攻讦的凭借，登州海角的葡萄园已经成为他最后的去处。

除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外，张炜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异乡人”。张炜笔下的主人公并非城市的原住民，大多由农村进入城市。在西美尔看来，异乡人“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却来去的自由”^[5]，《柏慧》中的“我”、《你在高原》中的宁伽、《丑行或浪漫》中的铜娃等，都是西美尔所认为的“异乡人”。张炜自身的生活经历使其长于对流浪的书写，《柏慧》中更是为我们展现了由肉体流浪到精神流浪的过程。被家庭成分等政治因素影响了一辈子的父母为不牵连孩子，决心将宁伽送给他人做儿子，被抛弃的失望感与挫败感使宁伽一头扎入深山，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流浪。流浪过程中他受惠于一名地质学的老师，进入地质学校就读，最终进入城市生活。然而，无论是等级森严、毫无生气的零三所还是金钱至上的杂志社，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宁伽始终是被边缘化的人物，遍寻不到自己的位置。肉体的安逸与精神的流浪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驱使宁伽回归自小长大的登州海角，于此建立起自己的葡萄园世界。

二、葡萄园：摇摇欲坠的半岛乌托邦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开始，张炜笔下经常出现葡萄园这一意象。“‘葡萄园’则是张炜理想的生态乌托邦，这里自然和人际的和谐显而易见，集中了张炜所有的桃源想象。”^[7]在一次次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我”的工作地

点由03所转到杂志社,最终回到故乡胶东半岛上的葡萄园。当“我”抵达葡萄园时,发出了发自内心的赞叹:“我的真正家园永远只能是这儿,我从此走出的每一步都算是游荡和流浪。我只有返回了故园,才有依托般的安定和沉着,才有了独守什么的可能性”^[8]。

宁静和谐葡萄园与充满勾心斗角的城市对立,是主人公精神与理想的栖居地,是“精神家园心灵家园,是指心灵以良知、正义、勇敢、尊严、纯洁、爱心、真诚等神圣原则和绝对命令作为寓居的家园”^[9]。葡萄园不仅仅是空间距离上的分离,更是葡萄园家族与非家族成员精神追求上不同的标志,成为区分“我”与柏老、柳萌等人的界线。葡萄园这一场所衍生出了一系列人物,即以“我”、四哥、柏慧等为代表的,精神相通、有着共同追求的葡萄园家族。张炜将真诚、善良等美好品质赋予他们,葡萄园家族成为最能体现张炜道德理想、精神坚守的人物。

然而,工业文明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它一点点蚕食着“我”出生、成长的胶东半岛,侵吞着葡萄园家族共同守护的最后一片净土。宁伽的葡萄园早已成为独立于世俗之外的、一座孤岛般的美丽凸起。正如学者谢有顺所说:“葡萄园在《柏慧》中更多以避难所的身份出现,那种步步后退的情景比起《九月寓言》中的大地理想显得要脆弱得多。”^[10]除了空气污染严重、海水倒灌等生态危机之外,现代文明不断侵蚀、腐化着海滨之人的心灵。与葡萄园的失守共同到来的是家族成员们噩梦般的遭遇:葡萄园一次次迎来不速之客、园艺师与葡萄

园小伙子的不伦之恋、纯洁的鼓额被强暴等,葡萄园家族所珍视的事物一次次被掠夺。共同的精神追求使家族成员们试图反抗恶势力当道的世界,然而,在强权与金钱的共同催化之下,他们的抗争注定走向失败。城市化的进程来势汹汹,葡萄园的众人早已退无可退,而宁伽及其精神家族最后的归处到底在哪里,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代社会正向都市文明发展,城市已无“异乡人”的容身之处,因此,张炜笔下的人物一次次主动选择出走、流浪,努力完成道德理想的建构与实现。但当他们回归故土之时,却发现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同样使得故乡面目全非,只能一次次退守,最终无处可去。对于“我”来说,城市是喧嚣污浊的所在,但当“我”回归魂牵梦萦的葡萄园时,才发现葡萄园早已摇摇欲坠。从城市到葡萄园的空间变换倾注了张炜对于现代性的考量,展现了作家对于地理家园与精神家园双重丧失的忧虑,以及对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的思索,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 [1]张炜.九月寓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
- [2][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 [3]张炜.柏慧[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上接第2291页)

庭氛围中,家长应当给孩子大量的认可和帮助。只要是学生所开展的活动在法律及道德允许的范围之内,家长都应当给孩子大量的支持和协助。让学生在充满爱意的家庭环境中积极、健康、向上成长。

(四)新时代的家庭教育应提倡科学教育

在家庭教育的基础时期,农村家长还应塑造学生的科学观念和创新精神。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信仰、理想和计划,但家庭中的任何人员都需要有热爱科学的理念。在这段时间,家长应陪伴学生一起,共同塑造科学思维,让学生在小学就了解一部分科学伟人,并让学生以他们为楷模,向他们学习。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有益于促进学生寻找清晰的目标和计划,对未来的学习、生活和发展具有相应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在家庭教育中,他们还应当为学生塑造科学创新的原则和理念,根据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塑造学生的科学创新意识。

当前我国农村绝大部分家庭都已购置电视机。因此,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农村学生家长可借助现有资源优势,与学生共同收看《我爱大发明》《最强大脑》等节目。在收看的环节中,他们可以与学生沟通和探讨,同时提出一些他们有兴趣的话题讨论。收看后,学生家长还能够正确引导学生依据创造发明的内容做好思索,让学生根据触类旁通的事例做好总结。最终,家中可以安排一些小的创造发明和创作主题活动。他们可

以分成一组进行小的发现和创作。在这个环节中,不但塑造了学生的科学创新意识,还提高了家庭成员的情感,为家庭成员构建了良好的沟通氛围。

结束语

总而言之,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快速发展起着积极主动的作用。假如一个家庭可以关注学生的家庭教育,家庭将必然地充满温馨、和睦、美丽的环境和良好氛围。学生的文化教育不但需要学校的努力奋斗,还需要学生家长为小学生造就优良的家庭教育环境,让学生懂得探寻、自主创新和感恩家庭教育。同时,学生家长必须共同奋斗,为学生塑造优良的学习榜样,推动学生在家庭教育中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薛颖.小学家庭教育在新时代下的发展策略探究[J].中国农村教育,2019(32):53.
- [2]管全.小学家庭教育开展的有效性研究[J].名师在线,2019(34):57-58.
- [3]左晓东.谈小学阶段家庭教育的问题及对策[J].学周刊,2019(36):168.
- [4]彭戈菲,林静樞.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创新——一场在线测评引发的实践与思考[J].中小学德育,2020(2).